

演說 官運

出

我們中國的關人 大半以官為業 所以官途中人 終年累月的盼望 不過就是官運亨通 時或見個算命的先生咧 陰陽地理咧 (陰陽就是看風水 不是專開殃榜) 相面占星的咧 總要先講官運 若以市俗而論 凡是作官行運的 大畧就在三種人格兒 一則就數禿頭 (俗呼臊腦兒) 二則就數近視眼 三則懼內 通稱就是怕老婆 若是猛然問一聽 好似無理取鬧 榜要胡拉亂扯一樣 及至細加考證 這話果然不虛 果然不虛

回想前幾年 科舉未停以先 凡為舉貢生員 能有多少位好眼呀 十中八九 離開眼鏡兒不行 及至中了進士 點了翰林 易發拿著眼鏡兒當命 直到現今的學界 名稱尙武 還要沾染些餘毒呢 所有文職各官 大半多是近視眼 誰見車夫牧豎 出去加上眼圈呀 再望頭上一瞧 頂上光溜的甚多 頭髮多些的絕少 辮子剩到指頭粗細 必要位列公卿啦 至於懼內這層 我們可是無從察考 若單以北京城而論 可是不懼的甚少 懼內的很多哩 嘿 這是甚麼講究哇

呵呵 是嘍 再一研究 原來有個至理 祇是這種原故 說破也是一文不值 先以讀書人說吧 凡為一舉成名的 定然是坐破寒氈 磨穿鐵硯 用功一久 眼睛不能夠不傷 故而滿腹經綸的 大半多是對成眼 以後飛黃騰達 這也無怪其然 到了官場 不問春夏秋冬 總要頂上一個破官帽 即便到了伏天 頭上的綠帽 也是輕易不除哩 你想 頂上這點子頭髮 還能禁得熱汗嗎 年分一久 居然成了個老僧 可見頭髮一稀 差使必不滑嫩 終年見他加冠束帶 自然是官運亨通 這話雖近詼諧 却

九局 西局 外局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侯景風

有極真的至理。惟獨怕婆兒的原故。未免令人可疑。令人可疑。唉呀。我想懼內升官。不過仗著夫人鼎力。凡是官中運動。總是娘子軍居多。上邊呢。能買姨太太們。喜歡。下邊呢。自有僕婦丫鬟們照應。能夠打通了內線。何事不能成功啊。夫人造就了山河。老爺焉敢不敬。焉敢不怕。焉敢道一聲不字兒呢。所以應酬娘子。強如應酬上司哩。我們本朝的舊章。凡屬兩姨聯袂。例應聲明迴避的。可見托情弄絳。惟獨婦女們為能。怎奈一節。凡因內絳升官的。自家得意洋洋。難免旁觀的齒冷。就是見笑。諸位想想。從前四喜班。排出那齣五彩輿的新戲。也當改過自新。新嘍。

國事要聞

奏辦恭備移奉要差。十二日禮部具奏。○大行皇帝梓宮。於三月十二日奉移山陵。所有由觀德殿奉移至西陵梁格莊行宮暫安。沿途經過橋道。及程站處所。應交嚮導處等衙門。迅速詳查。繪具圖說。開單知照禮部核辦。其按程安奉。○梓宮。應備蘆殿納城等項。並週圍巡邏。安設堆撥各事宜。均交民政部等衙門。敬謹豫備。已經奉旨允准。通行各衙門。飭將應行事宜。照案遵辦。奏請再議幣制。鑄造一兩重銀幣。前經欽奉旨諭旨。通飭遵行。現經度支部各堂。以幣制關係重要。宜求萬全之策。奏請仍飭會議等語。已奉旨諭旨。交會議政務處妥議具奏。

大學堂總監督議將升階。○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早經學部奏准。定為正三品京堂。昨聽政界人說。日前張榮兩中堂會商。以分科大學。行將開辦。總監督一缺。有統轄各分科監督之責。任重事繁。擬即奏請改為正二品。秩視侍郎。以重體制。

皇太后之勵儉。○據內廷人說。○隆裕皇太后。擬將所有供奉。○孝欽顯皇后之各處所。酌量裁撤歸併。以節經費。已面商。攝政王。不日實行。

告張初已東在 特六於慶大 買一表與眼科光五下通特入號尚有存 萬慶崇于表與各光八厚別入令怡感

● 本京新聞

停止迎春禮節○東直門外迤東一里 有塊空地 叫作春牛坊 每年立春前期 在該處支搭蓆棚 內設果筵 前面左右各搭蓆棚一座 左棚內有彩亭一架 站着一位芒神 手執五彩旛 神前設有供桌 擺著三牲等項祭品 右棚內有蓆做的春牛一隻 立春那天一早 該處就有若許小買賣兒去趕會 四方男女老幼 都去看熱鬧 九點多鐘 大宛兩縣知縣 並委員人等先到 隨後順天府尹丞兩憲 以及治中經歷等官到齊 由尹憲率同各員 在芒神前行三跪九叩首禮 禮畢入座用果 不過是點景而已 出席齊隊回衙 將芒神春牛 一併抬至順天府署 名曰迎春 最可怪的是 官員們起席出棚 差人們一齊搶筵 就聽唏哩嘩啦 一陣碟碗兒亂響 立刻報完 今年因有國服 昨日的迎春典禮 順天府已經停止了

驗看兵缺○方翼翼長 定於二十日辰刻 在東四牌樓六條胡同 槍隊廠子內 驗看技勇兵門甲步甲等 缺 以便呈堂 定期挑補

熱心宣講○內右四區自治會 自國服以來 久未宣講 由十一日起 每日兩點至四點 有志士聚雲章 到會宣講 極力演說 聽講的約有三四百人之譜 ○又西四牌樓 公立第一宣講所 由年前二十 六日停講 至本月初十日開講 那天有三四位講員 換班演說 聽講的也有一百多人 哈哈 國民 知識 可要日漸開明了

官兵鎖拿探兵○十二日下午四點多鐘 東安市場會友茶棚內 有左翼官兵多人 拿獲人犯一名 聽說 該犯叫存國兒 是個著名白錢賊 現充探訪東局探兵 當經鎖帶左翼公所去了

確房也開錢票○初十日下午三鐘 齊化門內南小街 有個十六七歲的和尚 拿著幾張錢票 打聽興隆 號在那裏 問了好些人 都不知道 後有個某甲 說方家園裡有個興隆確房 和尚說那不對 我找 的是錢舖 您想 確房不能出票子(對呀)某甲說 依我說你就上確房打聽打聽去 這和尚到那裏 一問 誰說不是該舖開的呢 哈哈 拉米票放旗帳的確房 竟敢公然開使錢票 要是由着性兒沒人 管 早晚剃頭棚兒 也就開出票子來了

迷信可笑○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動物園 初三初四兩天 又連死了一條大蟒 一隻大狗熊 據該場人傳說 這兩個動物 是年底醉死的那個洋人最心愛的 這必是那個醉鬼 給叫了去了 噯 您聽這般迷信話 夠多可笑

找李全○宣武門外教子胡同內小寺街住戶 回民李全 年三十九歲 燒餅行生理 自初八日出門 不知去向 至今沒回家 他父母年過七十 成天際哭的死去活來 實在可憐 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的 賞給他家一個信兒 公德可真不小

什麼買賣人○東安市場會友茶棚 每日所上的茶座兒 都是些花界羣魔 在那裏大開演說 無非窩子傳 原來該掌櫃某甲 帶著跑堂 專愛應酬這路買賣 投其所好 沒話找話兒說 什麼您昨兒個晚上住在那兒啦 什麼一仔不錯 小兒太狂咧 又什麼老九架子大咧 還有好些牙齶話 實在不堪入耳 只顧這麼一來 正經人兒可就坐不住了 這叫什麼買賣人呀

許是愛聽○說相聲的這路玩藝兒 東安市場原是禁止過的 自國服後 又有在該處設場兒的了 昨經友人前往調查 見東院北面 有范馬二人 所說的玩藝兒 雖然不甚典雅 也還不算十分村野 惟南首一份兒 一個叫長發兒劉 一個姓馮 年紀都有四十以外 除了撒村對罵以外 簡直沒有一句人話 招得衆人一樂 這就連挖苦帶損的要錢 聽玩藝兒的 還是小學生們最居多數 實與教育前途大有關係 惟可怪者 稽察警士們 不但不禁止 還站在那裏 大樂其樂呢 咳 真糟

亡國奴也要欺人○十二那天 西城新街口一帶 有一個印度人 向各舖戶尋錢 還是很透蠻橫 經該處巡警 勸哄著 打算把他送出西直門去 走到門臉兒上 從那邊來了一個大姑娘 該亡國奴 楞敢上前戲耍 幸有巡警攔護 好容易纔送出城去 噯 一個亡國奴 楞就敢公然無禮 任意欺侮人 實在令人可哭 可恥 不知辦外交的諸大老 心內以為如何

人力車摔人○十四日下午兩點鐘 煤市街南頭羊肉舖門首 由北來了一輛人力車 拉着一個老婆兒 帶着倆小少爺 忽然車翻了 老婆兒摔的鼻子流紅 小孩兒吓的臉兒發白 大家直哄直勸 一輛車拉了大小三個座兒 本來是太多 出險原因 蓋由於

此處有各種小廣告及雜項文字，因字跡模糊且為橫排，故不在此處一一轉錄。

◎各省新聞◎

暗無天日(武清縣)◎河西務鎮有個王老 又叫優虎巴兒 他的姑娘 許給楊村王姓 是王四保的親
 下定禮的那天 優虎巴嫌禮物不佳 就跟王四大起衝突 王四把優虎巴打了幾下子 優虎巴氣不出
 找伊外甥金六 出主意報復 金六是在該鎮開店 店裏住着該縣捕役李頭兒等數人 又有個張九
 自稱是某探訪局的老爺 金六隨託這幾個人 與他舅舅出氣轉臉 於是大家定了計策 令優虎巴
 回家 自將驢棚點著 說是王四放火持槍傷人 由捕役李某等 將王四鎖拿帶店 張九審問 非刑
 拷打 追索洋槍 王四本無洋槍 因此苦一路收拾 死過好幾次去 後來解縣 縣裏也沒收 仍把
 王四帶回店裏 經多人出來說合 纔算完事

◎各國新聞◎

義國又復地震(義國)◎義國梅森阿地方 日前又經地震 將該處海岸 損毀的很大 有座恩提那山
 竟自裂陷無存了 (譯倫敦電)

◎談叢◎

醫俗 (益)

有個外國的名醫 發明一般新理 能把人身上的俗氣 全用電氣追出來 真稱得手到病除 活人甚衆
 只是行醫數十年之久 沒遇見一個華人 於是這位名醫 門前粘出帖子來 說遇有華人求醫者 本
 館分文不取 還要贈銀養病 意在以廣招徠吧咧 隔了幾天 果然有個局面華人 前來求他醫治 名
 醫診脈半晌 搖著頭兒說道 此病治着很難呢 我看閣下 因為財迷官迷太深 所以俗氣入骨 須用
 電機 先把財迷徹盡 再把官迷徹盡 然後才能夠治俗哩 華人大驚說道 唉呀呀 若據這等說 我
 這週身的俗氣 是斷斷不能望好啦 要把財迷官迷去盡 別說是用電 就便是五雷轟頂 那也休想除
 根兒啦 好難哪

◎宮門抄◎

正月十四日 吏部 呈進春季摺紳 吏部封奏一件 召見軍機

監國攝政王鈐章 正月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陝西延綏鎮總兵員缺著張定邦補授欽此 軍機大臣署名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傳霖那桐

◎小說◎

請看官場之現形 (二十八續)

(第十七回) 三萬金借公敲詐 五十兩買摺彈叅

胡統領道：你到底同他講多少？周老爺道：他開的盤子太大了，過少不好出口，卑職還了他三萬（未曾稟命先行擅專可見來者是非即是是非人）胡統領聽了，默默無語，停了好半天，又問道：你還他三萬，他答應不答應呢？周老爺道：他要三十萬，是單縣丞傳來的，卑職祇還個數目給他，不曉得他答應不答應。胡統領聽了，搖搖頭說道：都要像這樣敲起來，一個三萬，十個就是三十萬，我的錢有完的時候，他們的竹槓沒有完的時候，這個我吃不下了。你替我回說他，有什麼本事，只管施來，我不怕。如若要錢，我沒有（說得斬釘截鐵，足見並不糊塗）。周老爺聽了，陡的吃了一驚，心上思量道：怎麼這件事，他倒變起掛來，而且也不像他平日為人，但是碰了下來，也不好說別的，只搭訕着說道：卑職這事，是仰體大人意思做的，所以敢還他一個價，橫豎這點數目，總還開銷得出（倘使想得到從前不肯分肥之故，言下自當大悟）。胡統領一聽話中有因，明明說他的錢是賺來的，揭着他的痛瘡，心上越發生氣（西洋鏡一拆，即穿還，不覺悟，真為利慾所迷）。其時天氣已交小寒，胡統領穿着一件棗兒紅的大毛袍子，沒有紮腰，也沒有穿馬褂，頭上帶着皮困秋，脚下登着薄底京靴，因為烘眼，戴了一付又大又圓的墨晶眼鏡，一手捧着水煙袋，一手縈着老鼠鬍子，坐在牀邊上，搖來搖去，牀上點着煙燈，只見他的面孔，比鐵還青（真正鐵面無私），坐了老半天，一聲不響，周老爺也只好相對無言，又歇了一會，說道：我替他們地方上辦了這麼大的一件事，一把萬民傘都沒有（你試清夜自思，還要萬民傘不要）（未完）